

如画红旗胸中招展

应忠良

开栏的话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用长征精神勉励当下人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激发砥砺前行现实力量。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应忠良追随当年红军指战员的脚步，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线路前进。在本报与康美诺口腔医院联合推出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长征新旅日记 专栏中，他用饱蘸深情的妙笔，向读者娓娓重现当年革命者们行军的宏大景象，借以遥想先辈英姿，继往开来，向下一个峥嵘70年奋进。



夏雨如注，一夜难眠。屈指计数，启程的日子5月16日终于蹒跚而来！

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所著书名），事实上就我等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而言，红军长征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自从决定重访老区、践行长征新旅，记忆与怀想的思绪，便如窗前的雨丝悠远绵长：古隘雄关，硝烟炮火。赤旗猎猎，如血残阳。险壑水拍，阴崖毒瘴。雪山沼泽，天地洪荒。如果说当年经受千难万险的红军长征，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宣传队，那么对于久居闹市，经年浸润于黄金屋与温柔乡的后辈与都市人而言，长征不啻是一部英雄史诗，是一个千古传奇！古今中外，前无古人，后来者！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长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力量的象征与不竭源泉。前路遥遥，长夜漫漫，它引领着我们拨云雾，克坚攻难，豪迈前行，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因之，向往、期待已久的长征新旅，既是朝圣般的追寻发现之行，更是向革命前辈与老区人民的致敬之旅！

天光熹微，东方既白。放眼望去，雨后的群山，岚烟缥缈，青黛可人。今天是个好日子！7时刚过，一帮昨夜里为我们设宴壮行的好友，带着尚未散尽的酒气，已欣然赶抵市民广场为我们送行。部分家属也来了，一幕幕依依叮咛、惜别的场景，犹如当年的十送红军，温馨感人。料想不到的是

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也来了。不经意间原本几个好友的民间私人之举，成了一个公共事件，并瞬时在网上传播，感谢感激之余，更让我们多了一份责任与压力。

我们团队一行九人，分乘一大一小两辆汽车，自浙中大地向着浙西南一路进发。山色空蒙，水秀山清。中午进入闽境，闽瓯大地尤其是清丽怡人。唯行将抵达今日目的地——福建清流县天芳悦潭酒店之际，云重天低，闪电频频，雷声阵阵，暴雨如倾！比之欢迎情切，交响奏鸣，似非为过。如此念想，心中释然。

说起这清流县，它古属汀州府，现隶属于福建省三明市。位处福建西部，武夷山南侧，九龙溪的上游。清流古称黄莲，宋元符元年（1098年）置县，因县城清溪环绕，碧水萦回，故名清流。此地有崇山峻岭，人杰地灵。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曾途经清流并写下了“山高不碍乾坤眼，地小能容宰相身”的诗句。唐朝开国元勋丞相萧瑀、明朝吏部尚书裴应章等均是清流人氏。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清流是全国22个苏区县之一。1929年红军主力东征，建立了闽西根据地，9月打下福建上杭县，但是当时红四军内部在建军原则及建立根据地等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毛泽东于6月、7月间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三个月后，党中央纠正了红四军前总指挥的错误。11

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重新担任主要领导。12月底，毛泽东在上杭的古田村主持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他亲自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在会上通过，此即著名的古田决议。这次会议很好地巩固和发展了红军及革命根据地。期间，蒋介石策动江西的金汉鼎、福建的刘和鼎和广东的陈维远等所率领的军队组织了“三省会剿”，向红军和闽西根据地发动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的企图，会议决定由地方武装留下闽西坚持斗争，毛泽东和朱德则率领红四军分头进军，到赣省去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1930年元旦春节期间，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的一部分，从古田出发，向北经连城以东的古田、宁化、清流、归化等地，越过武夷山到江西去。在这次行军途中，毛泽东以“元旦”为题写下了著名的《如梦令·元旦》一词。词曰：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午夜时分，清音蛙鼓，夜虫唧唧。风歇树静，夜幕浓黑，唯追思漫想，如画红旗仍于胸中舞动招展！

2019.5.16夜深时刻

康美诺口腔医院
COMENOR DENTAL HOSPITAL

口腔种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
口腔修复专业·牙周病专业

87122123 院址：望春东路276号

草木知夏

王春燕

春生，夏长。

同学家的小院开了许多花，红黄白绿交错编织，满园生机。我识得的花不多，挨个儿问去，长了见识。从半高的墙角铺开，挂成一块毯子的是垂盆草，五片花瓣，花蕊峭立，皆是粉嫩的黄，在多肉叶子上独显清新。五色梅没有五色，只有橙红的瓣儿，玫红的托，在一丛绿叶间轻飘飘地立着，似江南古镇上穿旗袍的姨太太，却仍比不过一袭红衣的扶桑那般风华绝代，反而月季显得淡然，伸着懒腰卷着袖边，俨然寻常人家女主人。

明媚的色彩扫去了连日的疲惫，突然就想到了“春色满园关不住”，忽而又笑了：这哪来的春？五月，已是初夏了。

屈指一算，学校樱花粉枝头的时候，距现在也该一月有余了吧？我还来不及仰望枝头，摩挲花瓣，那些花儿就被时间藏了起来。二月三月的雨水催生着万物，那样，衣里疏着风，风带着雨丝，发丝里还穿着水汽，的季节，地里的草一茬一茬地冒，路边的花一朵一朵地笑，树上的叶子一片一片地伸展。我游荡在村野，痴痴地认为再没有比春天更美好的时光了。

而夏天，我仿佛遗忘了它的存在。五月的早晨，凉爽无丝毫闷热，我几乎是两件套出门的。如果不是立夏

的红枣鸡蛋提醒了我，我还以为春天很长。如果不是这些花草提醒了我，我还以为夏天只是一味地热罢了。

而事实上，不论你是不是觉察，初夏有着独特的美好。王安石说：夏早日初长，南风草木香。初夏的风，掺了丁香紫、杜鹃红、栀子白，琵琶黄、桃子粉、桑葚黑。空气里的味道浓郁起来，不再是春天清清淡淡的吐芽、绽蕊的芬芳，一切都开始加快节奏，张扬起来。连路边的绿叶，都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散发出夏天的香气。

可别不信。那些在春天探着脑袋，还没长成熟的叶子，如今是一片一片地昂着头，向着明月绕枝行。争高望远的樟树撑起一方绿荫，柔顺低垂的龙爪槐挂起一帘绿瀑。

远望一树葱茏，一吸清肺闷。那些绿，积累了风霜雨露的营养，在体内运行、加工、再造，生出了独特的清香，钻入你的鼻孔，驱赶你肺中的污浊与烦闷。

近看片片生机，二吸定心神。这些绿，接收了日月星辰的眼神，在时间的轮回中炼出了悟性，你抬鼻再吸，它钻入你的心灵，附上禅理玄机，让你不由得安静。

细瞧枝叶纹理，三吸思绪起。缕缕枝痕，丝丝叶脉，你可能会想到历史千年，诗书万卷，想起文人执卷的心

悦平和，名士处事的高风亮节，想起孟浩然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想起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想起席慕蓉的“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

单是看树，空气中已都是“绿叶香、心灵香、诗书香”，如若看花，看草，看庄稼，看瓜果，又该是怎样的香呢！

从前说起夏天，脑子里就是梁衡笔下“好像炉子上的一锅冷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了一样”，或是汪曾祺笔下“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心里就是暑气满满，叹春短，恨夏长，难以平静”。

我不禁为自己之前浅薄深感惭愧。人凭什么去定义季节呢？人所有对自然的判断，仅仅是凭着自己狭隘的认知和自私的需要罢了。历代文人不知写了多少春花秋月，却少有夏的影子，是把他们的生活、旅行、事业、理想寄予了自然吧？或是顺势得意与折戟沉沙，旭日东升与暮途穷幸之别吧？而自然是一位哲学家，彼生此长有其节奏，一荣一枯有其笔法。展现美或是泼以灾皆有其深意，岂是我们可以随意评判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自然的书本里藏着时间的秘密，草木知，我们不知。

人是混沌的，自然却无比清醒。

走过永康江

朱维安

我天天走过永康江，踩下脚印一行行，我把江柳写成逗点，把堤岸写成偏旁，每一块衬石都托举温柔，每一片树叶都绿意飞翔，无处发表，我一脚踢入江中，游鱼和我共享。

我月月走过永康江，踩下脚印一层层，我摘一片白云铺成纸，支起江面当桌案，江水是写不完的墨水，清风拂动我的灵感，我依然一脚踢入江中，让游鱼和我共享。

我年年走过永康江，踩下脚印重重叠叠，我把空白记录成文字，把记忆挥霍成思想，我不再踢入江中，江水载不动我的岁月，游鱼读不懂我的忧伤。

故乡，就是我的永康江，我把倒影刻进心灵，剩下的让白鹭捎去远方，乡愁是不会枯萎的词语，我把它发表在过去和未来的时空上。

梨花与铁桥

(外一首)

吕煌

铁的锈色，没有梨花的白，铁桥的双腿矗立在河的两岸，俯下身让梨花的美通向天堂，浦阳江习惯了这些故事的流传。

梨花和铁桥，一对一生只见一次的情人，流水带走落花的婉约，铁桥痴情，她还会在春天里返回，铁桥不想知道，那些给他带来消息的女子，是梨花的妹妹还是梨花的影子。

梨花开在灵山寺

花是白的，在古老的郭墓峰前显得轻浮，苍老的方丈面露慈光，在春天香艳的怀抱里，他的目光没有转弯，寺里的钟声一直往南，此刻，不适合口念心经。

花是白的，俗人都会叫梨花白，花开得很闹，看热闹的人还在叽叽喳喳，白色的梨花，终于在斜阳的微光里伸出寺院的围墙，梨花有很多姐妹，一朵又一朵，灵山寺的白，是那些心怀春天的女子，冬天，许下的心愿。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望春东路86号
电话：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0579-87117752